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二

新舊地理雜校誤

舊地志關內道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東上當重一街字近本與原本並脫新百官志云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左右街卽街東街西也韓昌黎華山女詩云街東街西講佛經李商隱有街西池館詩唐街東街西各坊第宅園館大略載宋敏求熙寧

長安志

舊地志京兆府舊領縣十八戶口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百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一百東京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八百里案原本舊領縣十八戶二十萬七千六百五十口九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天寶領縣二十三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去東京八百里迸本誤新地志口數百九十六萬之下脫一千二字

新地志關內道都護府二二當作三三都護府在卷末

京兆府萬年注望春宮東有廣運潬當作廣運潭

舊地志京兆府三原貞觀元年廢三原縣仍改華池縣爲三原縣縣爲校本作爲原本誤同

富平景雲二年置中宗房陵於縣界房校本作定原本誤同

慶州中都督府樂蟠義寧元年分合水縣置武德六年分合水置蟠交縣天寶元年廢併入合水原本武德上更有合水二字但其上下應各空二格原本誤

與上下文連寫近本併此二字去之則誤之誤矣

雲中都督府管小州五合利思璧州阿史那州綽部州自登州合利原本作舍利是利下當有州字原本亦脫

宥州露調初六胡州也露調當乙其所屬歸仁上下宜各空一格近本誤連原本誤同

孟州會昌三年割河陰縣孟州河清還河南府河陰縣下當脫屬字

陝州大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陝府乾元元年復爲陝郡案陝府校本改陝郡陝郡改陝州又天祐初改

爲興德府校本改興唐府三字原本皆與近本同

汝州襄城隋舊縣武德元年於此置汝州領襄城汝墳郟城三縣貞觀元年廢汝州及汝墳州城二縣以襄城屬許州開元二十六年改屬汝州案襄城原本誤作襄陽此改正郟城州城校本皆改爲郟城原本誤皆與近本同

陳州宛丘依上下文例應提行近本空一格誤

亳州臨渙本治經城校本改銍城原本亦誤

潁州武德六年領高唐永樂永安三縣領校本作省原本亦誤

舊地志鄆州所屬縣首列須昌而其下文於鉅野之下又復列須昌一縣明係重出其沿革則前甚略後甚詳此聞人詮所刻原本葢劉昫之誤耳新地志刪去後一段而以後段沿革注于前段之下是也乃近本舊書反將前段刪去則誤矣據彼明云武德四年於鄆城置鄆州貞觀八年自鄆城移治須昌則須昌乃州所治安得首列壽張縣而須昌反居第三縣鉅野之下乎又壽張隋縣武德四年於縣置壽州領壽張壽良二縣五年廢壽張省壽良入壽張屬鄆州廢壽張誤當云廢壽州又須昌郭下漢縣今故城鄆州

東南三十二里亦誤當作故城在今鄆州云云凡縣之首列者皆州所治故各州於首列縣下輒云郭下須昌既云郭下矣乃反居第四豈唐地理亦可以西漢地志為比而首列者不必皆郡所治乎

新地志須昌注云貞觀八年省宿城縣入焉景龍三年復置宿城縣貞元四年曰東平太和四年曰天平六年省入須昌案貞元四年舊書作貞觀四年誤

舊地志兖州上都督府金鄉後漢縣武德四年於縣置金州領方輿金鄉二縣貞觀十七年州廢以金鄉方輿屬兖州方輿當作方與漢志山陽郡有方與縣

晉灼曰音房豫

宿州符離漢縣隋治朝解城貞觀元年移治行邑城

行邑校本改竹邑

齊州歷城漢縣屬齊南郡齊南當作濟南又亭山隋

縣元和十五年併入章丘此亭山上下皆當連書近

本誤各空一格原本誤同今以意改又舊志有豐齊

縣古山茌邑校本改爲山茌考說文艸部茌艸皃濟

北有茌平縣近本校本皆誤

河中府永樂武德元年分芮縣置屬芮州九年廢芮

州改屬鼎州貞觀八年改屬芮州案改屬芮州校本

作改屬蒲州是又龍門縣漢艾氏縣校本作皮氏亦
是
晉州霍邑漢彘縣後漢改爲永安隋於此置汾州尋
改爲呂州領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貞觀十七年
廢呂州以靈石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案此當
云以霍邑等三縣來屬以靈石屬汾州
潞州大都督府壺關上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沁州綿上上下應各空一字近本誤連
莫州本瀛州之鄚縣景雲二年於縣置莫州開元十
三年以鄚字類鄭字改爲莫天寶元年復爲莫州管

縣六莫文安云云莫漢縣屬涿郡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割屬莫州清苑漢樂鄉縣屬信都國隋爲清苑武德四年屬蒲州貞觀元年改屬瀛州景雲二年屬莫州任丘隋縣後廢武德五年分莫縣復置唐興如意元年分河間縣置武昌縣屬瀛州長安四年改屬州其年還隸瀛州神龍元年改屬唐興縣景雲二年改屬莫州案漢地志鄚縣屬涿郡說文卷六下邑部同此既言開元十三年以字類鄭改天寶復則只有開元十三年曾作莫其餘凡諸莫字皆當作鄚作莫者皆誤也唐興縣下當言長安四年改屬鄚

州神龍元年改爲唐興縣一脫鄭字一爲誤作屬至
新地志則云莫州文安郡上本鄭州景雲二年以瀛
州之鄭任丘文安清苑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開元十
三年以鄭鄭文相類更名其所言建置沿革者如此
而止更無餘說此則恐係宋人妄筆不可憑信何者
據舊志明言開元以類鄭改爲莫天寶復爲莫則復
爲莫自當作復爲鄭乃胥史傳鈔之誤并其上下文
各莫字皆當作鄭顯然可見何得以其字迹糾纏竟
抹倒天寶復故名一層而直作莫建置沿革乃當時
實事欲求簡明公然任意改削宋人妄態往往如此

又如唐興其始本武昌新志則云本作武興恐亦以意爲之蓋地理一種舊不如新而新之疵累則又有若此者

檀州後漢奚縣當云傂奚脫一字

嬀州之下既說領縣一矣其所屬懷戎縣既敘畢沿革乃復空一格書嬀州二字下又空一格乃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所殊不可解此必有誤或當去上嬀州二字而云天寶後析懷戎縣置今嬀州理所

愼州逢龍契丹陷營州後南遷寄治良鄉縣之故都鄉城爲逢龍縣州所也所下脫理字以意增

沃州屬縣一濱海其下乃云沃州本寄治營州城內州陷契丹乃遷於薊縣東南廻城爲治所濱海下應空一格今誤連下文沃州云云沃州下又誤空一格未換本寄治云云皆非是

鳳州領縣四梁泉云云與州領縣三順政云云兩處皆應提行今但皆空一格皆非是

合州石鏡漢墊江縣屬巴郡宋改名石宕渠宋置東渠郡及石鏡縣云云案此節當作宋改名宕渠置東宕渠郡云云又新明武德二年分鏡置鏡上當脫石字

巴州化城後漢昌縣漢下當重一漢字脫

邛州武德三年置總管鄧淅酈苑湍新宏等七州湍校本作淯

郢州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郗州其下文長壽縣之下又云貞觀元年廢郢州以長壽屬荆州校本郗州荆州俱作都州

盧州慎淡後道縣案後道當作浚道漢志九江郡有浚遒縣又廬江漢郡名漢龍舒縣地屬盧江郡梁置

潮州隋復舊案潮州當作湘州

信州弋陽上下應各空一格此誤連

蘇州嘉興漢由拳縣當作由拳
池州永泰元年析置石埭縣當作石埭
虔州贛下注古灨反其下應空一格此誤連又安遠
貞元四年八月四日置愚謂著其年可矣言月幷言
四日則不成文理又與他處參錯
瓜州下督督府上督當作都
伊州天水在州北二十里水當作山
成都府至德二年改蜀郡爲都府都上脫成字
緜州巴西晉置梓郡梓下脫潼下又神泉晉置西國
縣國當作國又龍安隋金水縣水當作山

梓州永泰武德四年分鹽亭武安二縣置銅山調露元年分飛烏二縣置棠武安當作黃安飛烏上脫郪字

閬州閬中煬帝改爲巴郡巴下脫西字又南部後漢分閬中置充郡國縣屬巴郡又分置南充國郡梁改爲南充郡國隋改爲南部上二郡字並衍下郡國二字當乙

遂州方義漢廣縣當作漢廣漢縣又青石東晉興縣當作東晉晉興縣

陵州始建漢武置建始鎮武下脫陽縣地三字

資州乾元二年正月分置昌壽縣也昌字上下有脫文

榮州隋資陽郡之牢縣校本牢上有大字

簡州平泉縣之旁池湧泉池當作地

雅州榮經縣界有邛來山九折故銅山也案也當作地

瀘州安江二字當乙下云漢陽縣地陽上脫江字又合江漢江符縣地符上江字衍

瀘州都督十州皆羈縻州按實十一州云十州誤

茂州隋汶山郡武德元年改為會州領汶山北川汶

川左封通化鎮斜交州翼水九縣北山校本作北川其交州疑當作交川下云七年改爲都督府督南會翼向維州窮炎徹筰十州校本改窮爲穹而其餘當更有誤

茂州都督府羈縻州十按之實九州下文總結亦云九州十字誤

戎州貞觀六年置都督府近本以六年誤作六州又羈縻三十六州今按之實十六州其下文總結亦云十六州而此言三十六三字似衍

姚州韋皋鎮蜀蠻帥與牟尋歸國遂以韋皋爲雲南

安撫大使近本鎭蜀上脫韋皐二字

龍州清川後魏爲盤縣爲校本作馬

當州本松州之通軌縣貞觀二十一年析置當州天寶元年改爲油江郡油江校本作江源又通軌貞觀二十年松州首領董和那蓬固守松府云云校本作貞觀二十一年

悉州顯慶元年置領悉唐左封識臼三縣治唐城治下當脫悉字

廣州番禺秦屬南海郡江漢置交州江漢江字衍又海水貞觀元年省齊州及安樂宋昌二縣安樂校本

改宣樂又湞陽縣屬桂陽郡縣上脫漢字

韶州西至郴州五百里東南至廣州七百里郴當作柳廣字疑又東嶠漢討南越時有將軍城於此將軍下脫姓庾二字

循州北至鬬州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鬬字疑岡州武德四年置貞觀五年廢其年又立南州南當作岡

恩州杜陵隋杜縣校本作杜原縣

高州隋高梁郡舊治高梁縣天寶元年改爲高梁郡又良德吳置高梁郡四梁字皆當作涼

義州舊安義縣至德年改當作義安舊縣二字近本
互誤而安下應空一格又誤連
桂州下都督府臨桂江源多桂不生新米新米當作
雜木
全義新置新志云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大歷三年更
名唐融州刺史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靈渠在全義
縣灕湘二水分流處相傳後漢馬援開水急用斗門
遏其勢又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物從東泛海多
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闢按前漢武帝元
鼎五年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

陵下灘水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焉得至後漢始開休符駁愚考新志載靈渠於理定縣不於全義縣輿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本始安縣唐始改爲臨桂輿安縣本始安地唐析置全義縣宋始改爲興安而理定之沿革則無可考然新志於理定下注云本興安至德二載更名然則宋人改名必有所因興安本是唐之全義亦即唐之理定不知何時省併但史失書耳故靈渠注於理定而休符則以爲在全義也靈渠新志云秦史祿所鑿而休符云祿後漢人斗門新志云唐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而休符云馬援立此流

俗相傳不足信

潯州屬縣三今惟二脫去大賓一縣當於敘完下空一格補此二字

象州武德漢中溜縣地屬鬱林郡吳於縣置鬱林郡案當云置桂林郡

邕州宣化驩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鬱狀江林訛作狀

黨州領縣四今一縣不見原本同必是脫落

橫州寧浦鬱州所治漢廣鬱縣地屬鬱平郡案當作州所治鬱字衍鬱平當作鬱林又從化樂山皆云漢

高梁縣地皆當作高涼
嚴州東北至闕州三百四十里闕校本作柳
山州領縣二今惟龍池一縣脫也當空一格補盆山
二字
羅州石城宋檀道濟於陵羅江口築石城因置羅州
屬高涼郡唐復置羅州於縣因置羅州當作羅縣
湯州湯泉應提行近本只空一格非
安南都督府詭編後漢問尙爲交趾太守問尙當作
周敞又武平後漢麋冷縣女子徵側叛麋當作㢠下
文峰州嘉寧麋冷縣地同

㬎州朱吾朱吾人不粉食依魚貧無爲生託去朱吾在日南郡北僑立名也案依魚疑衍託去疑當作記云

峰州所屬嘉寧縣敘完下應空一格接承化云云近本承化提行非

崖州兵則矛盾木弓行矢當作矛盾木弓竹矢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三

取士大要有三

新選舉志云唐制取士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

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愚謂雖大要有三其實惟二以其地言學館州縣異以其人言生徒鄉貢異然皆是科目皆是歲舉常選與制舉非常相對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揚者則有此三種耳科之目共有十二蓋特備言之其實若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若俊士與進士實同名異若道舉僅元宗一朝行之旋廢若律書算學雖常行不見貴其餘各科不待言大約終唐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王定保摭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篇及兩監篇載會昌五年正月勅文謁先師篇載開元

五年九月詔文皆專舉明經進士二科又如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中一條云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韋澳爲京兆尹至解送日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是也生徒與鄉貢於十二科皆有之生徒是肄業於學館中人館惟京師有之而學則州縣皆有肄業其中者州縣試之送尙書省若鄉貢則庶人之俊異者平日不在學中肄業徑懷牒自列于州縣州縣試之而送省玩下文所述其制自明

偏重進士立法之弊

雖並重明經進士後又偏重進士新志云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將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尙摭言會昌舉格所送人數國子監及各道皆明經多進士少又述進士上篇云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又散序進士篇云進士盛於貞觀永徽之際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終不爲美云云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伯義書承今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瀕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爲人民爲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讀往載

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未郎以進士賢明經不賢也嵬嵬之人貴此賤彼是不達國家選士之意居方寧斯人之徒與況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才如居方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粱一筍一熖一繖之義觀以上各條可見進士又在明經之上且可見彼時明經及第者不肯即求吏部舉選往往舍去仍應進士舉惟歐陽詹所見不然此皆足以徵唐制也要之積重難返如詹之明達者已少封演聞見記第三卷貢舉篇云代以進士登科

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進士張繟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云云此段似有誤揖上疑脫平字馬字疑衍及第進士俯視中書黃門兩省郎官落第尚可再舉一得即躐清要故平揖近畿蒲州華州之令長也其立法之弊如此徒長浮華終無實用唐楊綰李德裕已憂之

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云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觀此則知

彼時所以輕明經重進士

不必登第方名進士

昌黎上宰相書自稱鄉貢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此書十一年所上李肇國史補云得第謂之前進士是也而其實進士乃科中一目但應此舉者卽得稱之試隨舉一二如新舒元輿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旣試尙書水炭脂炬飧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貢士體輕非下賢意俄擢高第調鄠尉舉進士者貢於州府也試尙書者試於禮部也新選舉志言試士本由考功

員外郎開元中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侍郎主之是也其時元輿尙未登第又新令狐綯傳子滈避嫌不舉進士綯去宰相乃滈與羣進士試有司是歲及第左拾遺劉蛻言滈未嘗舉進士妄言已解天下謂無解及第然則不必及第方名進士也

登第未即釋褐

東萊呂氏云唐制得第後不即釋褐或再應皆中或爲人論薦然後釋褐此條極爲中肯如新書選舉志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此葢指登第後未得就選故曰選未

滿中宏詞拔萃即授官此呂氏所謂再應皆中然後釋褐也昌黎上宰相書云愈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云云又云國家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云云昌黎以貞元二年始至京師八年方及第故歷四舉三選則公自得第後於貞元九年十一年凡兩應博學宏詞試皆被黜集中明水賦登進士第作省試不貳過論則試宏詞作也餘一選無考或又應書判亦不中耳宏詞是大

科吏部舉之中書省試之疑書判亦然新選舉志云進士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彼時進士初選大約得校書郎或縣尉二者皆九品故公望得九品之位也禮部試進士吏部中書試宏詞皆用詩賦故云繡繪雕琢而判亦繡繪者宏詞所業詳見玉海若進士程文與拔萃判載文苑英華甚詳可考也觀此文足證呂氏唐制登第不即釋褐再應皆中然後釋褐及新志未滿選試宏詞拔萃即授官之說若爲人論薦得官則散見新舊各列傳者更多不可枚舉公再應皆不中九品之位下士之列信無望矣乃伏光

範門求賈耽趙憬盧邁韋希其論薦得官三上書皆不報方去京師東歸圖幕僚一席宣武軍節度使董晉辟公始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徐帥張建封又奏爲武寧軍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府罷如京師再從參調竟無所成直至貞元十八年方授四門博士以上參取東雅堂徐氏刻韓文注顧氏嗣立年譜方氏世舉編年諸注唐時士子登第後得官之艱難若此又如李義山以開成二年高鍇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登進士第三年又應宏詞科不中文集與陶進士書云前年爲吏部上之中書中書長者抹去之是也四年以書判拔萃釋褐

爲秘書省校書郎參馮先生浩年譜此亦足徵唐制
歐陽詹文集第八卷與鄭相公書自言五試於禮部
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自注詹
兩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授助教
平選疑即應書判拔萃舉詹與昌黎同登進士第其
再舉宏詞不中與昌黎同其後昌黎叄一應平選不
中不再應惟上書求薦而詹則以再平選得之
進士首選爲解頭禮部登第居首爲狀頭宏詞居首
爲敕頭是謂三頭見南部新書卷巳

制舉科目

歲舉常選備列其科之目此定制也而制舉亦有科名其見於各傳者若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解琬舉幽素科房琯舉任縣令科楊綰建復古孝弟力田等科韋處厚舉才識兼茂科高適舉有道科王翃舉才兼文武科馬燧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韋皋之姪正貫舉詳閑吏治科樊宗師舉軍謀宏遠科鄭珣瑜舉諷諫主文科方技嚴善思舉銷聲幽藪科此類不可枚舉而志中皆不列其目者此非定制其名皆隨時而起志中不能縷述

得第得官又應制科

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傳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儒學傳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文藝傳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隱逸傳賀知章擢進士超拔羣類科是也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是也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是也不能羅列隨取幾條以見之

新舊官志皆據開元六典

舊書職官志總論云自高宗之後官名品秩屢有改易今錄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職員有加減者則各附之於本職云按唐初官制更易雖亦時有不過小小更之龍朔二年爲高宗即位之十三年始大改官制普加黛易舊制幾十不一存其時高宗寵昵武后爲所鉗縛而武氏奸謀已動本可從舊而有意革改以一新天下耳目迨咸亨元年復舊而光宅元年武氏僭立後仍復大改舊制盡廢神龍元年中宗復位又復舊可已矣乃開寶盛之極即衰之始元宗侈心茲微見於即位

之初開元元年又大改官名至德二載十二月勅近日所改百司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永泰二年上距至德二載十年蓋自此以後無大改矣故舊志以此爲據雖則以此爲據然斯時唐運甫及中世其後固不能無小更者故又言其改易品秩者注於官品之下云云今舊志中小字注多有大歷元和會昌建中貞元年中所定者是也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職官門官制總序歷說上古至唐制而終之云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

定焉據此則通典全以開元二十五年爲定矣而舊志於兵部郎中一條云凡天下節度使有八此開元制也至至德則天下節度凡三十有五豈八乎而永泰不待言矣然則舊志雖言據永泰其實仍據開元葢開元所改至德至永泰十年之間盡復其舊所復者官名耳而祿秩體制職掌仍依開元何則唐會要稱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竹垞朱氏謂開元十年始有事修是書歷陸堅張說徐堅蕭嵩韋述張九齡陸善經李林甫苑咸之手而成今六典卷首列李林甫等注上而九

齡已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進書之日似九齡久去官矣但程大昌雍錄謂書成于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竹垞之言如此觀舊官志及通典所據者開元二十五年愈見程說之確元宗改易雖見侈心而官制之明備莫過於九齡之六典通典本之舊書亦本之則知其均據開元也新志雖不言其所據何時要新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則必亦以開元爲據

舊官志敘首

舊官志敘首先說一朝沿革本末次臚列品秩又次

則說職事官訪擇選授臨軒冊命出身入仕區分清
濁之法又次則說文武散官又次說門資出身又次
說勳官預選又次說泛階之恩又次說泛階給祿不
給祿之別又次說勳官節級之濫又次說行臺尚書
省又次說王府官又次說天策上將府官末總說行
臺天策罷廢事此篇洗剔目提綱挈領最佳六典
通典皆無之惟見舊志而新志一槩删去非也
總說沿革一段內貞觀八年九月以統軍正四品下
別將正五品上別將下脫爲字
臚列品秩一段共四項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

三爵四勳也正一品無散官無勳說見下無武者以天策上將省也從一品無勳正二品無職事官者以尚書令省也上柱國是正二品勳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二墓志二人俱授上柱國唐制勳最無定也從二品全有正三品無爵當即用從二品爵從三品全有此品中列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按此與太常宗正爲九寺而太常卿宗正卿已入正三注云天寶初昇入正三品故此從三品中惟七寺也乃其下文云諸衛羽林入正三品千牛龍武將軍以下又歷數諸官至親王傅乃注

云已上並職事諸官衛羽林千牛龍武將軍爲武餘並爲文諸官二字誤倒當乙覩此則知上文入正三品四字是衍文何者上正三品中列諸衛羽林千牛龍武等軍大將軍此從三品則非大將軍而將軍也何得又贅此四字乎正四品上階全有此階首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注云舊正四品下階開元令加入上階也但此二官已見上正三品注云舊班正四品上大歷二年升此志雖據永泰而其後又有改者固不得不據後定門下中書二侍郎宜歸併一條載入正三品而正四品上階又復出殊屬非是正四品下

階無爵無勳正四品下階及從四品上階下階疑皆用正四品上階爵也無勳者疑郎上階勳也從四品上階無爵從四品下階無爵無勳疑郎上階勳也正五品上階全有正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即用上階爵勳也從五品上階全有從五品下階無爵無勳當即用上階爵勳也爵止于五品以下並無之此一階之中自大理正至上府果毅都尉注云已上職事官果毅爲武散餘並爲文散字衍以下騎馬都尉奉車都尉注云並武散官以下朝散大夫注云文散官以下遊擊將軍又注云武散官二都尉不與游擊將軍

同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別敘以示例與他階中先文後武不同觀注又云駙馬自近代已來唯尙公主者授之奉車有唐已來無其人則可見正六品上階太學博士注云武德令從六品已上貞觀年改已字衍此階之中有衞官一項亦介于職事官散官之間以下凡有衞官皆如此正六品下階無勳當郎用上階勳也從六品上階內有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一項提出別敘不與他職事官同未詳從六品下階無勳當郎用上階勳以下正七品上階以下正七品下階以下從七品上階以下從七品下階諸屯監注

云神武令有漆園監神武當作神龍正七品下從七品上下皆無勳當皆用正七上勳勳止于七品以下皆無之以下正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八品下階以下從八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從八品下階以下正九品上階無武職事以下正九品下階以下從九品上階無武職事此內自下府兵曹以上注云已上並職事文官當作並文職事官以下從九品下階此上脫誤宋本已亾皆以意增改

唐制多卑官得高階惟正一品只有太師太傅太尉太保司徒司空此皆三公也却無階當時爲三公者

借用從一品開府儀同三司爲階官尊階反卑李涪刊誤卷上辨之以爲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隲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既用開府爲散階而拜三公者反以開府爲階得不乖舛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宜繇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李說是其又無勳者疑卽借用正二品上柱國爲勳上柱國乃勳之最高者唐制勳既無定有以至卑之官得此勳者則亦可以至尊之官兼此勳且階既以尊兼卑勳似可以此例也

職事者諸統領曹事供命王命上命字誤

武散官舊謂之散位武上脫文字

朝議郎已下甚爲猥賤每當上之時云云上字之上似當有番字

民部尚書一人兼掌刑部工部此下脫事字

臚列品秩非板法

前所云臚列品秩者既自正第一品起直至從第九品下階矣而所臚列者却非板法勳官最濫如梁府君等已見前新書盧坦傳云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得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將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

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
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即此一事以觀坦爲正四品
下階官而其階則正五品下階其勳則從三品可見
所臚列者非按法大約官自有一定品秩而階則或
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而授之
勳則以著有勞效而得之是以與官不必相應其餘
爵邑章服想亦如此
文武職事官官也文武散官階也其正四品以下每
品分上下階以官階勳爵槩名曰階此階字乃是借
用

總論新官志

新書百官志首段云唐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衞曰府各統其屬分職定位其辨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云云品即官也此段提綱挈領亦自明析此下先發明宰相沿革兼及翰林學士宰相之職云云以下應提行另起連寫非此下則臚列三師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三省次秘書省次司天臺次殿中內侍二省次御史臺三省長官皆宰相餘臺省以次列之然後及御史臺與漢制以丞相御史爲兩府者異矣且漢制三

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即宰相之任魏晉以降三公備位而已爵尊而不任事宰相別有其人至唐而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侍中中書令雖眞宰相不輕授人而必假爲之稱視漢及魏晉又大異矣漢有三府即三公之府又名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儀同三司亦謂此已見前第五十六卷至新百官志說御史臺沿革則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六典第十三卷御史大夫一條注同）與彼三司不同御史臺之下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九寺又次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五監又次則左右衛左

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凡十六衛又次則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六軍府也又次則東宮官次王府官公主邑司官次外官自尙書省以上爲一卷又自內侍省以上爲一卷又自五監以上爲一卷又自東宮官以上爲一卷自王府官以下總爲一卷愚謂衛府當自爲一卷東宮官當合王府公主邑官爲一卷外官自爲一卷方覺界畫井然但圖併省卷數以見其能簡而眉目不淸不便檢閱亦一病

宰相位號

宰相之職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
正云云此段剖斷宰相之職與名頗爲明析其謂僕
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人故
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此說初唐制也此
下言僕射李靖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之名起於此迨其後惟侍中中書令不輕授
若僕射則雖授亦非相矣舊楊炎傳歷叙德宗之惡
炎欲誅炎而其下乃云遂罷炎相爲左僕射觀此炎
於罷相之後方言爲僕射則知僕射非宰相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方爲宰相錢希白南部新書卷甲云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

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名不專授

愚謂專疑當作兼傳寫誤

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後裴炎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案此條采自南部新書卷甲

洪邁容齋隨筆第十二卷云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

石然銅印墨綬雖居機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尊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

三省先後序次

三省先後序次六典先尚書後門下中書新舊志皆宗六典者故與之同通典則先門下中書後尚書六典本法周官欲以六部括天下事故耳其實尚書令因太宗曾爲之人臣不敢居遂廢其後郭子儀亦讓

不受終唐世無爲之者則遂以僕射爲尚書省之長官論其品秩僕射從二品侍中中書令正三品似當以尚書省居先論其職掌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見通典二十一卷職官宰相一條而僕射特以權代令則又當居後矣二者雖各有一義要之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則中書門下居前於理爲長唐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之職而尚書省不繫平章銜則其不合先中書門下兩省可知

明慶

舊志左散騎常侍下注有明慶二年起居郎下注有

明慶中疑皆當作顯慶避中宗諱改

司天臺

司天臺新舊志同六典及杜氏通典職官門皆作太史局且隸秘書監不別立一條所云臺者惟御史一臺而已此外無別臺也蓋新舊志據後定故不同

大夫中丞

舊制御史臺一條云大夫中丞之職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中丞爲之貳據六典當作御史大夫之職云云

軍器監

軍器監新舊志及通典並同而六典不載未詳

六軍

六軍據新志以龍武神武神策各左右當之而舊志說六軍則數左右羽林而不數左右神策通典說六軍與舊志同蓋通典據開元神策始于上元中在其後舊志據永泰雖在上元後要之六軍之名仍取舊制書之至中晚唐神策軍兵權最重故新志以後定者言之歟今未能詳考

舊一百八十四宦官傳昭宗天復三年崔允奏云高祖太宗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以後宦官寖盛貞

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自是參掌樞密內務百司皆歸宦者允與朱全忠盡殺宦官左右神策軍並停廢此段與前七十四卷所引通鑑略同據此則神策即分羽林衛所立

新舊志外官序次不同

新官志末卷特標外官二字提行自天下兵馬元帥以下至防禦使一條止皆使持節官非守土之官故多以使名者如元帥都統招討總領兵馬皆爲征伐而設事平則罷不設節度以下則有觀察團練防禦經略凡五等自西都東都北都牧以下則皆有職守

者猶今所謂地方官敘次甚明析然舊官志於東宮官屬王府官屬之後繼以州縣官員四字標題卽詳載三府都督州縣都護等官然後載節度元帥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新書不過取而顛倒其前後次第耳究之如舊書敘次亦何嘗不妥新書往往求異於舊書惟官志多同而此篇則以敘次爲異

六典外官無節鎭

新舊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爲藍本而稍增損之故也六典凡三十卷二十九卷皆京官惟末卷是外官然於節鎭竟一槩不載故其標目云大

唐六典三府督護州縣官吏卷第三十三府京兆河南太原也督都督也護都護也乍觀之似太疏略徐思之都督者即總管之改名而亦即節度之緣起也言都督而節度觀察團練防禦經略皆足該之矣况六典開元時修情形與肅代以下大不同則不載節度等使固宜

牧刺史一條校誤

舊志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肅邦畿考覆官吏還六典作覈又部內有篤疾才學異能聞於鄉閭者舉而進之六典無疾才二字又若獄訟疑議

兵甲云云六典作獄訟枉疑甲兵徵遣又其孝悌力田頗有詞學者卒與計偕六典作孝悌力田者考使集日具以名聞無頗有以下九字皆以彼為正考使集日者新百官志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是也

過所

舊志關令凡行人車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語本六典新作車馬出入據過所為往來之節改得殊不如舊過所猶言路引亦似今兵部所給勘合火

牌新志於司門郎中員外郎一條云天下關二十六度者本司給過所是也然其制不始于唐漢已有之洪邁容齋四筆第十卷歷引刑統衛禁律釋名漢文帝十二年張晏注魏志倉慈事廷尉決事徐鉉稽神錄以釋過所之義最詳明

官階勳爵中晚日漸糾紛

新唐書陸贄傳云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愚謂唐初官制惟有官階勳爵四項尚

屬簡明中晚以下日漸紛紛員外試官之多有增靡已於是乎一官而變爲數官權知裏行檢校判攝枝岐節贅不可爬梳官之外又有正官正官之外又有職而勳散爵號更爲冗溢往往以卑兼尊與官不相照應所以然者何也突鋒排難者以是酬之故也顏魯公爲其父惟貞作家廟碑銘（此碑載都穆金薤琳琅第二十卷予藏有拓本）署云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末附跋云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眞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案魯公由正三品

官吏部尚書遷從二品官太子少師而光祿大夫是從二品階上柱國是正二品勳開國郡公是正二品爵故云云也據新書本傳公爲楊炎所惡故有此遷尚書要官少師則閑官耳禮儀使是其差遣炎罷公尚書使猶如故而幷於官言之不別言差遣至其階勳爵則前爲湖州刺史約在廣德中書臧懷恪碑爲撫州刺史在大歷十二年書李元靖碑署銜郎此階勳爵也舊地志湖州上撫州中而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階乃其後直至尚書階勳爵始終不改郎此足證官與階勳爵不必相應要之彼時

入臣銜名猶不過官階勳爵四項其後愈覺猥濫五
代尤甚舊五代史馮道傳道著長樂老自敘階自將
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
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
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爲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
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爲宏文館大學士又充
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
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一爲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

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
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
人再爲戸部侍郎轉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
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
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
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
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
邑自三百戸至一萬一千戸食實封自一百戸至一
千八百戸勲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

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此正分官與職而別言之又分官與正官而別言之職與官皆其實任事者皆似差遣但猶不言差遣此種糾紛制度幷功臣名號皆起唐末中世尚未有

司馬溫公論唐宋官制

司馬溫公作百官表已佚文獻通考第二百二卷經籍考采其自序云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衝執仟然後賜勳積

賁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浸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財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幷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竊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褐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

代等衰益衮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勲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案温公此序最中肯綮而官乃古之爵差遣乃古之官職乃古之加官三語尤爲扼要此

沿五代制并改馮道之所謂官者而名以差遣矣此表所載乃自宋建隆以下訖於熙寧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武官自閤門使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記其遷除黜免而此序卻追溯官制紊亂之所由然直從唐高宗肅宗說起欲以見此弊不但不始於宋并不自晚唐及五代而始其來久矣學者讀史於新舊唐書及宋史所最苦者官名之淆雜累墜眩瞀心目試將溫公所謂官乃古之爵云云者以求之則唐宋官制乃可考見（明正德戊寅書坊慎獨精舍刻通考脫誤不可據今用文集參校增改）

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

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洪容齋續筆第五卷云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賤之至矣晉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節度州聽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從之馮拯之父俊當周太祖時

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予八世從祖師暢暢子漢卿卿子膺圖在南唐時皆得銀青階至檢校尙書祭酒然樂平縣帖之仝稱姓名其差傜正與里長等愚謂司馬氏言大將軍告身易一醉此言官之濫杜氏言柱國值三十頃此言勳之濫洪氏言銀青與里長等此言階之濫蓋唐官制至五代益亂宋沿五代之弊是以官職差遣化一爲三不勝其煩而階勳爵邑之類徒設空文皆無實事